

大染坊

陈杰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0130374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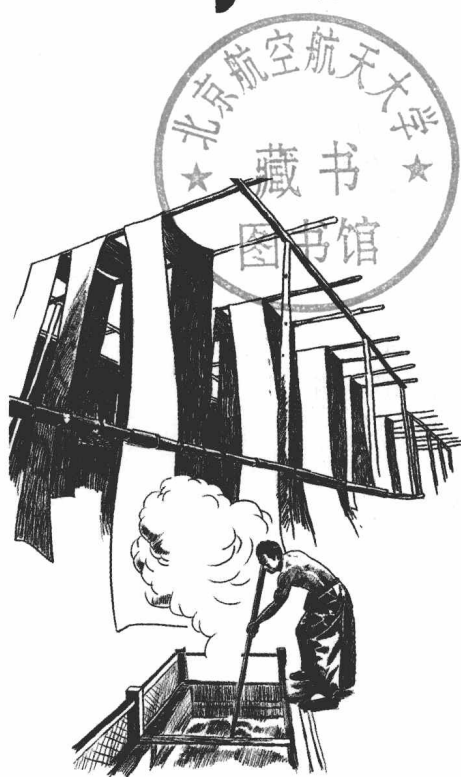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
2761-2

大染坊

陈

杰 著



北航

C1645389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3年·沈阳

I 247.5

2761-2

101780810

© 陈杰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染坊 / 陈杰著. —2版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3. 3

ISBN 978-7-5470-2392-1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6801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2mm×230mm

字数: 590千字

印张: 28.5

出版时间: 2013年3月第2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丁建新 韩师征

封面绘画: 王辰

装帧设计: 子之唐文化

版式设计: 张莹
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ISBN 978-7-5470-2392-1

定价: 3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448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序

没有趣味，也就无所谓文学。买书要花钱，读又搭上一些时间，如果枯燥无味，那么这本书是不合格的——文艺作品首先应当有趣，然后才是它的社会功能。这是我对文学的全部理解。我自己读书也是如此，不管名著与否，如果不能从阅读中得到快乐，我会把它扔出很远。

希望本书合格。

是为序。

作者

第一章

1

清朝末年，人们的发型有点乱——辫子虽然还没剪，但额头上的“月亮门儿”却没了以前的讲究。家境稍好的人家还是三天一剃，穷人就顾不了这些，想起来才剃，反正也没人管了——后面还是辫子，前面却举着一丛短发，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着当下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。

一代将终，国运如此。

严冬，天色向晚，风紧云低，那风虽然很细，但很锐利，吹得人们行色匆匆。还有少许雪花飘落。

山东周村城里有条商业街，叫跑马道街。街上店铺排列。一个小叫化子沿着墙根儿走来，他抱着肩膀，脚步很快，东张西望。

他有十四五岁的样子，脸很脏，只有两只眼睛透着机灵。他上身破棉袄，肩和袖口棉花外露，腰系草绳；下身烂单裤，赤着脚。历史沉积的污垢已经把皮肤包裹严密，黑而亮，脚底板却是真实的白色。

他走着走着，见地上有一处水洼结成的薄冰，就站下来，抬起右脚，用脚后跟踩下去，薄冰破碎。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然后继续捋着墙根儿向前走。

一个穿棉袍的人走过，看到这一景，苦笑一下，摇摇头，缩了一下脖子，迈步走去。

小叫化子来到一个饭店门前。这饭店的匾额黑底黄字，上写“刘家饭铺”。两边的对子也是木质的，黑底绿字，上首“博山风干肉”下为“八陡豆腐箱”。他刚想去掀饭店的门帘，一个穷愁的长者已经把帘子挑起。

小叫化子一猫腰钻了进去，帘子落下。

店里没有客人，光线很暗，只有灶口与店堂连接的墙洞上，放着一盏洋油罩子灯。火头很小，仅把小洞照亮，衬得周围黑暗冷清。

小叫化子冲着老者甜甜一笑，他虽然浑身寒气，但却笑得很开：“锁子叔！”

锁子叔穿着带补丁的棉袄，但很干净，肩头搭块毛巾，他是饭铺“挑帘的”，兼做杂役。

锁子叔咂咂嘴，想拉过小叫花子。可小叫花子二话没说，转身从门后头拿过笤帚簸箕，冲锁子叔笑笑，直接走向店中间的炉子。

他蹲在炉前扒炉灰，手脚十分麻利，锁子叔站在那里看着，无奈地叹气，回脸看向窗外。

小叫花子端起炉灰走向后边。

锁子叔走向炉子，从炉台上端过一个黑碗，里面连汤带水有半碗食物。他看看，站在那里，等着小叫花子回来。

小叫花子回来了，他把笤帚簸箕放回原处：“锁子叔，盆在哪？我再把桌子擦一遍。”说着四处乱找。

锁子叔一把拉过他：“六子，别擦了。我都擦过了。”随之关心地问，“今天要是吃头了吗？”

“嘿嘿。天冷，人家的门都关得严实，听不见我叫唤！嘿嘿。”

锁子叔叹口气：“六子，今天太冷，来吃饭的人少，也没剩下什么东西。先吃了这口吧。”

六子抬头看看锁子叔，接过碗来，三口两口扒了下去。然后他开始舔碗。锁子叔不忍再看，回避开了这个场面。“多冷的天呀！”他自语着，走向门那边的窗户。

碗底上有个虾皮，他怎么舔也舔不着，于是就用筷子拨。可那虾皮就是不肯就范。他急了，放下筷子，用两个指头捏起来。他捏着虾皮的尾部，冲着窗口的亮光照着看，虾皮半透明，他翻来覆去地看一会儿，似是欣赏。然后笑了：“我还治不了你！”说罢放在舌头上，然后专门用槽牙用力嚼。脸上有解气的表情。

锁子叔回过身来：“六子，今天是腊八。这腊七腊八，冷煞叫花。今黑夜你可小心，千万别睡着！寻摸着找个草垛，要不看看谁家的门洞里背风，对付一宿。”

六子笑笑：“锁子叔，你放心，冻不死我。昨天不比这冷？我也没事！锁子叔，我走了，趁着天还没黑透，我再去要要。兴许再碰上苗瀚东苗少爷那好心人，再给个大白馍馍呢！”他说完昔日的梦想，笑着，就要走。

老者一把拉住他，从怀里掏出半块黑乎乎饼，塞到六子手里，叮嘱道：“六子，你要是要着吃头，就留着；要是耍不着，就拿出来吃了。六子，咱爷儿俩不认识的，可我就是惦着你。我晌午吃了一半，想起了你，这半块说什么也咽不下去了。六子，我看这天要下雪，要不，今天黑夜你就去我那窝棚对付一宿？你婶子瞎，也不嫌你脏。”锁子叔说完躬着身，等着他的答复。

六子拿着那半块黑饼，眼里噙着泪。他看着锁子叔，锁子叔伸手抚摸一下他那杂草似的头发，一老一小，在昏暗的店堂里点缀着时代。

六子把饼揣到怀里，用袄袖子擦了一下泪。昂起头来，目光炯炯地对老

者说：“锁子叔，赶哪天我发了财，我给你老人家金元宝！”

老者叹口气，苦笑着：“六子，叔等着……”口气十分渺茫。

六子用坚毅的目光看着锁子叔：“叔，你别不信！说书的说了‘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’，‘皇上轮流坐，今天到咱家！’我也是堂堂的汉子，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！”

老者苦苦地笑着：“六子，叔等着，等着。你要不愿跟我回去，今天夜里可千万别睡着呀！明天早上你一早就来，这么冷的天，我只要见你还活着，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叔，你放心，谁也不是带着钱生下来的！叔，有财等着我去发！我死不了！锁子叔，你老人家好好地活着，你看我陈六子给你盖青砖大瓦房，看我让你和瞎婶子三顿吃白面！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！”说罢，挑起门帘冲了出去。

街上行人稀少。

老者跟出来，扬着手喊道：“你可千万别睡着呀——”

街道空寥，苍老的声音传送出很远。

六子回过头：“锁子叔，我睡不着，你放心吧。你回去吧——”

锁子叔站在严冬的寒风中，看着六子走远的背影。风吹来，他那花白的胡须飘动。他转过身，掀起门帘，自语着：“可怜这没爹没娘的孩子！唉——”

六子昂着头走着，脚步很有力，也不再抱着膀。他边走边自言自语：“要一辈子饭？要一辈子饭？”他突然伸长脖子大声喊道：“要一辈子饭！我陈六子不能那么熊——”

2

织染街，店铺一家挨一家，天渐渐地黑下来，门也关上了。只有一个卖开水的还开着，也是正在收拾摊子。一个中年汉子正在封炉子，掏炉灰。随之搬过一页门板。

远处传来稀疏的单响爆仗声：“当——嘭——”，更衬着寒冬傍晚高远空寂。

那茶坊的炉子很大，炉洞子朝向街，汉子蹲下来，想要除走下面的炉灰。六子走过来蹲下：“叔，这灰先别除了吧，夜里我把腿伸进去暖和暖和。明早天一亮，我准收拾干净。叔，行行好。”

六子对那汉子作揖。

汉子侧过脸来看看他：“你可别动这炉条，不能光你暖和，把炉子给我弄灭了！”

“叔，你放心，把你那铲子让我用用，我把炉灰铺平了，嘿嘿。”

汉子看看他，把小铁铲扔在地上，站起来上门板。

六子拾过铲子，把洞子里的炉灰摊平，还自言自语：“这就是我的罗汉床。”

那汉子上完了门板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：“用完了吗？”

六子赶紧把铲子送上去，那汉子接过铲子：“记着，别动炉条！你要把炉子给我弄灭了，明天早晨我砸断你的狗腿！”说着就要关门，六子用手支着：“叔，你放心，我不动炉条。叔，你再行行好，给我口干粮吧！”

汉子气得差点笑了：“你这小子，得了屁想屎吃，干粮？我还没得吃呢！”说着把门关上。

六子立在门前，有些木然。他向街两头望望，空无一人，就走向了炉洞子。他坐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把腿向洞子里挪，炉洞子很深，一直吞没到腰部，只有他的上身露在外边，像墙根处趴着个半身残废。

他感到暖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得了屁想屎吃？——叔，我不怪你，不是你心狠，是你自家也没的吃。”

离开水铺不远是通和染坊。

一个店铺的门头上，匾额隶书“周村通和染坊”。黑底红字，字迹斑驳。

这是一个前店后厂式的作坊。

院内堂屋中，周掌柜及女儿采芹坐在桌前，妻子在灶台上忙着做饭，热气腾腾。桌上是一大碗白菜炖豆腐，一小盘萝卜咸菜，和一浅子窝头。旁边一个木托盘，上面是一个锡酒壶和一盘炒鸡蛋，两个馍馍。

周掌柜有四十多岁，清瘦精明，身穿便棉袄。

采芹有十四五岁，水灵大方，眉目端正。

妻子在锅台的热气里，向外捞水饺，捞了一遍又一遍。周掌柜含着烟袋说：“捞干净了！我把灯给你端过去？”

“不用，我数着呢，二十个，都捞出来了。”妻子说着端过那碗水饺放在托盘上。然后端起来就想走。周掌柜用烟袋向下点一下：“你先别慌，今个儿是腊八，都吃，咱也吃不起，要不给咱采芹留下五个？”

周太太为难：“怕刘师傅不依。刚才他来过，我看他用眼数来呢……”

采芹忙说：“别，别，爹，让刘师傅吃吧！这豆腐就挺解馋。娘，我送过去吧？”

周掌柜说：“你也坐下歇歇，让芹给他送去吧！”

周太太脸上略微一沉：“我去吧，芹，你大了，以后少到染坊里去，柱子不在的时候更不能去。记住了？”

采芹懵懂地点点头。

周太太端起盘子。

染坊里，一排排的大瓮大缸在黑暗处。

近门口的空地上，放一张小矮桌，桌上一盏洋油灯。一个中年汉子坐在桌前，不耐烦地等着吃饭，这位就是刘师傅。他略胖，在油灯的光线里，显得一脸横肉。

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一旁擦拭家什，背向老刘。

刘师傅见饭还不来，有些烦：“柱子，这灯烧你家的油？我说三遍了，把灯弄亮点儿！”

“是是是，师傅。”柱子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赶紧过来拧灯。

灯亮起来，跳着燃烧。

刘师傅把烟袋凑向灯罩子，点上了一锅子烟：“这光抽烟不行呀，得有酒呀。难道炉子灭了吗？！”

柱子说：“那酒和菜是好了，我先给你端来？”

刘师傅轻轻地哼了一声：“再等等吧，还是连吃带喝香。”

周太太端着饭进来，柱子上前接过来，放到桌上。刘师傅坐着没动地方。

周太太抱歉地说：“刘师傅，忘了今天是腊八，现买面来不及，就包了这些，你将就点吧。”

“行行行，有饺子就叫过节！”

周太太对柱子说：“柱子，跟我过去吃吧，让你师傅一个人肃肃静静地喝两盅！”

柱子看着刘师傅，老刘拿着筷子，向外一拨示意他可以去。

柱子跟着周太太刚要出门，刘师傅喊住他：“柱子，咱这日子不能这么过，这吃饭又吃不到鼻子里去，还用这么大的灯？”说着把灯头拧暗。

柱子气得鼻子往外呼粗气，扭头跟着周太太出去了。

刘师傅倒上酒，“啁儿”的一声一饮而尽。美滋滋地点点头，夹块炒鸡蛋放进嘴里。

他又倒上酒，悠然地哼起了五音戏：“俺刘七儿，心里恁儿，就差一个——小娘们儿——”

院里，堂屋里窗口透出虚弱的光亮。

雪下大了……

六子还是趴在那里，地太凉，他一会儿一翻身，拿出那块饼来看看，想吃又舍不得，闻闻，又放回怀里。

雪落在他身上，脸上……

这时，一只狗闻着嗅着沿墙根走来，来到六子跟前停下了。伸过头来闻六子。六子用手抚摸它的头，狗伸过头，让他抚摸。

六子和狗说话：“狗呀，和我做个伴儿吧，我搂着你，咱俩都暖和。”

狗听不懂他的话，但闻见了饼的气味，把头朝炉洞子伸去。六子下意识地捂紧：“狗呀，我是有块饼，可是不能给你呀，那是我的命呀！我陈六子

现今还不如你呢，你还有身上的毛，我没有呀。我铺着地，盖着天，头上枕着块半头砖……”

那狗猛地向六子的腰间扑去，他用力一推，嗷的一声，那声音比野兽还凄厉，同时蹿出炉洞子。

那狗吓得飞跑而去。

六子站在那里，捂着怀里的饼。想了想，把饼拿出来。看看，又想放回去，快放到腰间了，他一愣神，接着大声地说：“还是吃了保险！”随即咬了一大口。

炉子前边热，雪落之后成湿地，他走到门口处，用脚步扫了一下石台上的雪，坐下来，倚着门准备吃饼。“吃得慢，吃得长，吃得快，吃得香，我是快吃呢还是慢吃呢？”他拿着饼慢慢玩味，自得其乐。

雪下得更快了。

饼吃完了，他表情里带着对饼的回忆，目光有些迷茫。

六子倚着门板抱着腿睡去，雪落在他身上，头上，越来越厚。

他在梦里想起了说书场，说书人在台上一个劲地说，可没声音，这时，他看见锁子叔来到跟前，大声呵斥：“千万别睡着！”六子打了个寒战，猛然醒来：“锁子叔！”他想站起来，可那腿脚早冻麻了，一头栽到了街心。

他坐在雪地上，撸起破裤腿，抓起雪来狠劲搓，搓完了左腿搓右腿。一边搓，一边说：“锁子叔，你是天上派来的，锁子叔，你是天上派来的，我命不该绝，我命不能绝。爹呀，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让儿来受这样的罪！不怨爹，不怨娘，刘邦是个看街的，樊哙是个杀猪的，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原地跺脚，“天呀天，你快亮——”他说着说着，忽然唱了后面的一句“出——来了——太阳暖洋洋，俺好——骑着那青鬃马——上沙场——”

他感觉到那脚行了，可以走路了，就在街心来了京戏里的撩袍造型，嘴里还自己打着锣鼓：“仓呆仓！”他走了一个圆圈，然后上演《红鬃烈马》，叫板起唱：“一马——离了，西凉界——，青是山，绿是水，花花——世界——”他向屁股后面挥鞭，打马而去，跳跄着跑向街的另一头……

他路过了通和染坊，来到了街口上，然后转身向回跑来，曲目也随之换成五音戏中的黑头：“五月里哪——热嘈嘈！俺关公——上阵手提着刀！要问俺关公哪——哪里去？（白）哈哈！华容道上！——等着那曹操哪——”

他翻来覆去地唱，翻来覆去地跑，从街的这头跑到街的那头——……

天渐渐地亮了，雪还在下。六子已经不跑了，只是不停地走，他脸色铁青，嘴唇黑紫。他抱着膀，一个染坊一个染坊地看，最后在通和染坊门口原地踏步跺脚，用嘴呵着手。

雪还在下。

院内，周掌柜推开纸糊的风门。他仰头看了一下天，拿起笤帚，抖落上面的雪。比昨天晚上看起来，他显得眉目和善，很有精神。

刘师傅伸头，透过窗格上那块小玻璃看到了院中的周掌柜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柱子小心翼翼地把洗脸水放在他跟前：“师傅，你洗脸吧。”说完，怯怯地看着师傅的脸色，侍立一边，手扎煞着，准备干事。

刘师傅用手试了一下，急忙把手缩回来，眼一瞪。

柱子立刻扶住盆边：“热？”

“都能焮猪毛！”刘师傅脸上有些不善之气。

柱子赶紧去水缸舀凉水。

采芹对镜梳头，梳完之后拿过扫炕笤帚扫掉身上的落发之类。然后又拍打了一下花棉袄，推门跑出来：“爹，我扫，你去开门。”

柱子也跑了出来，拿过另一把笤帚：“爹，你回屋吧。一会儿我去开门。”

周掌柜摸了下他的头。

六子在门前听见院内有声响，立刻横躺在门前，抓起一些雪撒在身上，装作冻昏，两眼忽闪着，盼着院内早有人来。

周掌柜卸下门板时，见到了六子，先是向后退了一步，继而喊道：“柱子！柱子！”

柱子和采芹一块儿跑来。

周掌柜和柱子抬起六子，向屋里走。

六子躺在炕上，他折腾了一夜，也累了，昏睡过去。周太太从盆里捏起热毛巾，两个手来回倒。采芹说：“娘，他的脸冻得那么厉害，这热手巾行吗？”

周太太笑笑：“这娘还不懂？我这不是来回地冷着嘛！”

采芹走到炕前，看着六子。

周太太拿着温毛巾，给六子擦脸。这时，六子的真面目露出，浓眉细目，嘴不大，有棱有角。周太太把毛巾递给采芹，给六子掖掖被角，心疼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多俊的个小子，差点儿给俺冻煞！”

采芹在娘身后撇嘴笑。

六子这时已经醒了，眼睫动了一下。

周掌柜坐在椅子上抽旱烟。

周太太从锅里舀起水，冲了碗姜汤，然后烧上水，准备做点饭。

周掌柜说：“先不用忙活，他得睡到晌午。”

周太太回过身来说：“我先做好的温着，饿成这样，不能吃干的，我先给他做点疙瘩头，连汤带水儿的，先喝喝。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吃。”

六子躺在那里咽了口唾沫。

水烧上以后，周太太拿着姜汤过来，不住地用手搅动。她把碗放在桌角上，走到炕前，用手背试试六子的鼻息。“没事，她爹，这孩子喘气挺有劲，没事！”

周掌柜心事重重，应道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

周太太过来坐下：“她爹，这孩子醒了怎么办？”她的声音很轻。

周掌柜叹口气站起来，在屋里走着，周太太的目光跟着。周掌柜又回到椅子上：“唉，我这不是正犯愁嘛！”

周太太忙说：“这犯什么愁？”

周掌柜又把烟袋拿过来：“她娘，要是买卖好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碍事，可咱这买卖——唉！”

周太太刚想端姜汤，闻言又放下：“他爹，要是这孩子今天黑夜冻死在咱门口，那不碍咱事！顶多扛到村口埋了。可他要是活过来，咱再把他撵出去……可是有点伤天理！”说完盯着丈夫。手也在桌子上轻打一下。

周掌柜无奈地仰脸向天：“是呀——”

六子躺在那里，眼睫动了一下，听夫妻对白。

刘师傅进来了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掌柜的，又拾了个伙计？”说着看了一眼柱子。

柱子低下头。

院里，太阳出来了，几只鸡在石榴树下啄食，母鸡专心致志，公鸡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。

4

周太太站在门市上接活。刚下过雪，并无客人。她站在风门子前，透过那块小玻璃向外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大的雪，这一夜也不知咋熬过来的。”

周掌柜在染坊里忙活，两只手伸向瓮里，把布提起，又捋回去，又提起

.....

柱子担着水进来，往缸里倒。

刘师傅用铁舀舀起一勺染浆，拿到门口亮处看。

采芹斜坐在炕边上，盯着六子看。她看到六子的眼睫一动，吓得站起来，然后又凑过去，把脸凑上去看。轻轻地说：“要饭的，你醒了？”

六子睁开眼：“我还活着？这是哪呀？”

采芹猛地冲到院里，门也那样敞着，大叫：“娘，他醒了！爹！”

爹——”

周掌柜在染坊里听到了，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朝这边奔来。

周太太也慌着往回跑，跑得急，胯骨碰在了柜台角上。

孩子一见周掌柜夫妇，硬要爬起来，周掌柜按下他。

周太太端来饭，柱子咽了一口唾沫。

周掌柜指挥：“姜汤，先喝姜汤！”

周太太一撇嘴：“你懂什么，这孩子不要紧，刚才我摸了，他手脚都挺热乎！孩子，先吃上一口儿再说话，吃，孩子！”说着把饭凑到孩子脸前，六子接过碗，泪流下来。

周太太右腿在炕沿，半坐着，撩起衣襟擦泪。随后转过脸，看着六子吃，此刻，她脸上漾着明媚的慈祥。

周掌柜不敢看，站在门前向外望，采芹双手端一碗水站在那里，等着他吃完送上。

六子稀里呼噜连吃带喝完，就势把碗往炕边一放，由坐转跪，在炕上给夫妇俩磕头：“爹！娘！”声音响而真。

采芹在一边笑他。

周太太受不了，擦着泪走开了。

周掌柜稳住情绪，深呼吸一下，走了过来。他看着这孩子很机灵，面有喜色，赞许地点头“嗯！嗯！”

他拉过椅子坐到炕边，六子想下炕，他忙把他按住“先坐着，先坐着。家里还有人吗？”说着抬手向两边划分六子的头发。

六子眼里含着泪：“没了。以后你就是我爹！娘！你们收下我吧！我没病，我有力气，能干活！”说完，又要磕头，周掌柜再次按住他。

采芹在一边笑，他用恳求的目光看采芹。采芹过去拉娘的衣角，拧动身子，让娘把他收下。

周掌柜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六子说：“我姓陈，没名儿。我生下来的时候六斤沉，人家都叫我陈六子。”

周太太过来，用手抻了抻六子的腿长，然后爬上床，打开箱子，拿出一条旧棉裤。

六子说：“娘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周太太喜泪在目：“儿呀，等着，娘这就给你改棉裤！十几了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周太太点点头，让采芹过来：“这是你妹子采芹，十四。”

采芹还没等六子说话，就叫：“哥——”

六子的头低下了，泪落在被子上。

周掌柜看着外边，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六子？六子？这名不行。你这孩子命大，这是大难不死！合一‘寿’字。”他又望一下外面，“这雪也停了，你以后就叫寿亭吧。”

5

春天来了，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冒出了绿叶，鸡在追逐，一群小鸡在后面跟着乱跑……

院中的井台上有一个鸳鸯轱辘，一头一个摇把。寿亭在这头，采芹在那头，两人笑着摇。

“你看人家干啥？”

“你这人说话有意思，你不看我咋知道我看你。真不讲理。”

“你不讲理！那你笑啥？”

“笑啥？高兴！这还用问！”

一桶水摇上来，采芹按住了轱辘把，寿亭把水提上来。

他挂上担杖钩子就挑，采芹上来按住：“六哥，我知道你有劲，这笊太大，还是咱俩抬吧——别努着！”

寿亭推开她的手：“没事，闪开。”说着挑了起来，晃晃悠悠地挑进了染坊。

采芹正想跟进去，可一见刘师傅看她，不高兴地转身回到院中。

寿亭双手攥着笊系子，肚子顶着往染缸里倒水。

晚上，寿亭给刘师傅洗脚，随洗随抬起头给师傅说话儿。柱子手持擦脚布一旁侍立。

“师傅，昨天我去朱家送货。朱家门口站着几个娘们，评说谁家染的布好。我躲在一边儿听，都说还是你染的布鲜亮！也不掉色！”

刘师傅挺高兴，用鼻子哼一声：“那当然！要不我能吃馍馍？哪个朱家？几个什么样的娘们儿？”

“就是后街朱家，那几个娘们都长得挺好看，还说你人敦实呢！”

刘师傅眼睛大亮：“噢？赶哪天领我认认地方。”

刘师傅的脚洗完了，柱子端着洗脚水出去。

寿亭说：“师傅，你是忙得出不去。咱这是在家里说，全周村谁不知道刘师傅？谁不佩服你的手艺？你要是一上街呀，哼！我看那伙子娘们儿能把咱抢了！”

柱子在门口端着洗脚盆，听着直乐。

刘师傅乐不可支：“六子，我有那么好？”

“可是！咱别的不说，就你这手艺，全周村有几个？没事呀，你得出去走走，到前街上去听听书，那里整天聚着些娘们儿。你安排好了，店里的粗活我干就行。”

“好！明天我下完料就出去逛逛。”

寿亭眼睛一眨，故作关心地说：“师傅，忙了一天，你也累了，快躺下歇着，我给你捶捶腿。徒弟没钱孝敬你，下点力还行！”

刘师傅走到炕边躺下，伸过腿来让寿亭捏。寿亭从上到下地给他捏着，刘师傅双目微合，享受此时。

早上，刘师傅关上门，然后用手拉了拉，再四下里打量一下，开始在料屋里称量颜色。这时，寿亭踩着凳子，偷偷地爬到窗户上看，他看秤砣系子压在什么位置，又看那颜料是从哪个口袋里舀出来的——……

6

晚上，说书场里，点着汽灯，光线惨白。土夯地面，一行行的短腿长条木凳，一溜溜认真听书傻人。有的抽烟袋，有的搓脚气。说书先生正在张牙舞爪地说《朱元璋》。寿亭坐在前排，目不转睛。说书人有三十多岁，两耳扇风，细脖凸腮。他一拍醒木：“这朱元璋原来是一个要饭的，史书说他初为丐，也就是要饭；后为僧，就是和尚，终为帝，最后当了皇上。这‘初为丐，后为僧，终为帝’几个字，便是洪武皇帝的一生。这人哪，要成就大事，就是要本着两个字，哼——”说书人擤出一股稠鼻涕，向下一甩，鼻涕贴在墙壁上，像个倒放着的惊叹号。“一是要善，该发善心的时候一定要发善心；再一个字就是狠！该狠心的时候一定要狠！朱元璋就有这两下子！他善的时候可以自己不吃飯，把饭让给那些当兵的吃；但他发起狠来——”一拍醒木，“比谁都狠！那么多名将跟着他出生入死，可是坐了江山之后呢——哪个也别想活！为什么？他不是恨这些人，他不但不恨，而且还很喜欢他们。这位问了——”他向台下一指，“那为什么还杀他们？好嘛！这回问到点子上了。”

寿亭托着腮，眼睛不眨。

刘师傅看侧前方的一个妇女，那妇女旁边坐着个三四岁的孩子。

“常遇春，徐达，个个都有盖世的奇功。不杀他——朱元璋想了——哟！这些人功劳那么大，将来我那孩子能镇住他们吗？不行！好嘛！来吧！当断不断，不是好汉！当决不决，不是豪杰！我先办了他们吧！先为我朱家的江山——”啪！又是一下醒木“拔了这些蒺藜！”

7

夏天，晚上吃饭，刘师傅吃馍馍，还有菜。寿亭和柱子光着膀子蹲在一

边，木箱上是盘老咸菜，二人拿着大窝头，喝着稀饭。

“六哥——”采芹在门外喊。

寿亭出来了。采芹塞给他一个咸鸡蛋。还没等寿亭说话，她笑着转身回了堂屋。寿亭回来，趁开门的机会把鸡蛋磕破。进门之后蹲回原处。

刘师傅纳闷地看着，没问什么，继续吃饭。

寿亭见刘师傅正常了，把鸡蛋轻劲剥开，自己咬了一小口，然后用眼的余光向后看了一下，把剩下的那多半个鸡蛋塞到柱子嘴里。柱子含着鸡蛋大瞪着眼，寿亭示意他吃下去。柱子听话地点点头。

大昌染坊紧靠着周家的通和染坊，这边人出人人，可大昌染坊却冷冷清清。王掌柜坐在柜台里守望，看街上行人。他约有四十岁，人精瘦，白净面皮，眉毛极黑。上身穿着白色夏布衫子，“月亮门儿”很亮，辫子也齐整。

一个中年妇女夹着一匹白粗布走过，他起身招揽：“五嫂，染布呀？”

中年妇女看过来，没说话，继续往周家走。

王掌柜头和身子都探出柜来：“在这里染吧，五嫂。”

“我去周家染！人家又便宜，又不掉色。寿亭还给送家去。”

王老板还想强调自己的服务优势，但人已走远，只得把话咽了回去。无可奈何地坐回来。他端着紫砂壶，对着嘴子饮一下，对妻说：“这样的伙计咱也捡不着。瞧，咱这里，尽些能吃不能干的。”

寿亭在柜台里客气地接过那中年妇女的布。随手叠好包袱皮递还，满脸晚辈的笑“五婶，俺叔在外头跑买卖，俺那俩兄弟又小，家里要是有个扛扛抬抬的活，你就打发俺大兄弟过来叫我。”

妇女高兴：“好，好。寿亭，啥时候能染好呀？”

“你在家等着，我明天下午准给你送家去。大热的天儿，你别跑了。我染好了再给你浆浆，挂上一层浆，那颜色就瓷实，洗烂了也不掉色。”

“好，那我可在家等着了？”

“你甯好吧！”说着把妇女送出来，规规矩矩。

妇女一脸喜色朝回走。

寿亭在染布，刘师傅坐在一边抽烟。采芹送来绿豆汤，刘师傅盯着采芹。采芹不看他，盛一碗递给寿亭。寿亭顿一下，递给了刘师傅。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
8

初秋的一个下午，周老板正在屋里练字。现在寿亭顶着干，他已经不用再下染坊干活了。

刘师傅推门进来了：“掌柜的，清闲！”

周掌柜笑笑，把“忠厚传家”的“家”字最后一笔写完：“刘师傅，坐，坐。”他虽这样说，可并没太在意刘师傅，审视着那个“家”字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是‘写好灰飞家，走遍天下有人夸。’这个‘家’字是不好写。”

刘师傅不懂装懂地凑过来看：“这不写得挺好嘛！掌柜的买卖够好了，又用不着卖字。”说时，眼睛里带着妒意。

周掌柜听出来了，收起字纸。

“掌柜的，咱这买卖这么好，周村城里差不离一半的布都让咱染了，天天忙到不早，咱这工钱得长点了吧？”

周掌柜人老实，不敢直接看他：“长多少，刘师傅你说。”

周太太从外面进来，看见他俩在谈事，把迈进来的那只脚又收回去。重新关上了门，向染坊走去。

刘师傅干咳了两声，试着说：“就按一百斤小米算？”

周掌柜干笑笑：“刘师傅，咱的买卖好，是咱的价钱低，加上寿亭四处揽买卖，没早没晚的里外忙活。不错，寿亭是我干儿，可咱到了年底也不能白着人家呀！”

刘师傅掏出烟荷包来装上烟，点上：“寿亭？嗨！那早晚还不是你女婿？你这是肉烂在锅里！别说你不真给寿亭钱，就是给，他也不能要！你救了他的命，他还要钱？哼！”

周掌柜不愿意和他再讨论下去，就说：“刘师傅，咱也是老伙计了，多年了，按八十斤小米算吧。”

“八十斤？八十斤……好！我退一步，九十斤！我的手艺你也知道，出了你周家门儿，准有等着请的。”

周掌柜慌忙说：“好好好，就按九十斤。算了，一百斤吧。咱别因为这十斤小米弄得心里不痛快。”

刘师傅嘴角浮起一丝胜利的笑，抓起烟荷包：“周掌柜，我跟你是跟定了。别人就是给我个金山，我也不走。”

刘师傅出去了。

周掌柜看着他走出，无奈地叹口气，摇摇头：“唉！”

9

这天，一个大户人家在外边做官的儿子回来给他爹祝寿，在空场子上扎起了戏台。

夜晚，两盏汽灯高照，戏台正中央圆红纸上写着巨大的“寿”字。台上横批是“寿比南山”，立联右边是“人间好戏不散”左边为“天上祈福延